



文化探索之旅图文本

中土基督

Zhong Tu Ji Du



朱龙华 主编
郭卫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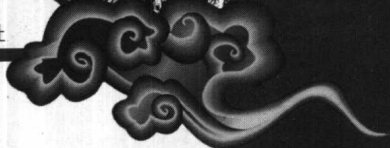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朱龙华 主编 郭卫东 著

中土基督
文化探索之旅图文本 Zhong Tu Ji Du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土基督 / 郭卫东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6
(文化探索之旅 / 朱龙华主编)

ISBN 7-222-03134-0

I. 中… II. 郭… III. 基督教史—中国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309 号

文化
探索
之旅

中土基督

郭卫东 著

丛书策划 张立 李银和

本册组稿 李银和

责任编辑 李银和

装帧设计 王玉辉 张力山

电脑制作 孔莎 蒋庆宣 窦雪松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59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0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2.00 元

ISBN 7-222-03134-0/G · 619

文

化

探

索

之

旅

中

土

基

督

前言

梁启超曾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趺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梁氏所论未必精当，却表达了20世纪初中国学人急于认知西方拥抱世界的情愫。

在入华的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又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基督教流播中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东西方相当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壤上交会、碰撞，又衍生出了各形各色饶有意味的历史情状。

西方基督教来到中国，地域相异，文化传统有别，既有异体间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融和交会、互为补充的一面，又有两种异样文化体系间势不可避免地相互排斥、离异冲突、互为抵牾的另面。毕竟，中国长期以来便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有着悠远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

因之而来，融会与冲撞便成为基督教来到中土的双重变奏。大而言之，这种历史的变奏曲至少演奏了四个曲段。

大唐气象，胸襟开阔，基督教异端“聂斯脱里派”首传中土，得到太宗以降6代唐帝的优容，称为“景教”。出现“天

姿泛彩，英朗景门”的盛况。到武宗年间实行“会昌灭法”，“景教”受到连带打击，旋即在中国内地灰飞烟灭。

驰骋欧亚的蒙古铁骑建立的元朝，气度恢宏。基督教的主要教派天主教会东来，方济各会士等踏上中国的土地，被呼为“也里可温”，他们建立教堂，发展信徒，在蒙古贵族和“色目人”中有很势力。但元朝短时灭亡，“也里可温”也随风而逝，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明清之际，教会再次东来，以络绎来华的近 500 人的耶稣会士为担纲主角，演出了一幕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个时期，西学与中国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成规模有深度的融会，这种融会尽管还是局部的，但在融会中所达到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境界，却对后世多有影响。也是在这个时期，西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达到更广更深的层面，故而有“南京教案”、“历法大狱”、“礼仪之争”的接连爆发。到清朝康熙年间，基督教在华终于成为非法，被全面查禁。西教于中土，至此三起三落。

基督教在中国，如此命运不济，谜底何在？

西教在中国能否植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能否嫁接？这在明清时代就有很热闹的争论。持肯定态度的人说：西教“事天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徐光启：《辨学疏稿》，《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卷一，第 25 页）。持否定态度的人却说：西教“毁圣斩像，破主灭祀，皆以藐我君师，绝我祖父，举我纲常学脉而扫尽者也”（苏及宇：《邪毒实据》，《破邪集》卷三，第 33 页）。观点对峙，莫衷一是。彼言彼语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尽管早已过时，但由此源头而来的中学与西学、传统与当世的关系理辩曾长久地困惑

过古人、近人，也势将一再地引发今人、后人对这个大题目的关怀和兴趣。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西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清朝禁教的大门被列强的大炮击破。在此之前，基督教的另两个大教派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也已悄然进入中国，出现了三教汇华的局面。鸦片战后托庇于外国兵舰和不平等条约的来华教会，其行为作派也和此前有了极大的不同，藏而不露改为霸蛮劲道，除了文化的因素外，还更多地具有了政治、军事、外交的意味，变成了文化的侵略者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儒学在东亚的文化霸权部分地被西教侵袭和取代。中国人民也理所当然地将反洋教斗争纳入到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大潮中。

再有，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宗教，除了其他功能以外，它必不可免地带有某种麻醉剂的因素，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成之基督教，败之也基督教，便是个中的典型例证。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也必不可免地要受到近代科学理念的挑战乃至取代，要受到无神论观念的冲击和批驳。这也是时代主题中的应有之意。

在此情势下，西方教会对近世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增大。来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教对封建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强力冲击。中国近代的诸多革命者从中吸取养料，为我所需地锻造出摧毁旧秩序的利器，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均先后不约而同地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作为“另一种文化”代表的教方，还在中国开创了一系列新事物：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了最早的近代报刊，使近代

新闻体制在中国开始出现；教会在中国设立了最早的近代学堂，向占人口半数的中国女性开启了接受正规教育的大门，组织了中国人最早留学国外的行动，教会还在中国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院，使文化从王公贵族的博古苑、藏书楼下移为普通民众所享；教会还在中国设办了最早的西医医院，使中国的医疗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观……。凡此种种，都应该作出客观地评说。

新旧反教斗争的转换是 20 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有目共睹的大事，“收回教育权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特别是由中国教徒发起的“自立运动”更从涓涓细流汇成滔天巨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人在中国控制教会的局面一去不再复返。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全面观照一千多年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决非拙作所能胜任。除了线状地简要描述历史的流程外，笔者特别着意于从历史文化的长卷中截取几幅似为浓彩的横断面，集中地加以探究，企盼能起到由线穿珠的效果，使读者或能从阅读中由个案推及一般，具有更多的思索空间。

郭卫东

2000 年夏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录

前言 / 1

一 开教之初 / 1

何尔谟的偷运计划 / 1

世界石刻之王 / 4

“景教”之谜 / 10

波罗兄弟与“也里可温” / 13

兴衰系于身 / 17

二 三教汇流 / 20

岩石开裂 / 20

利玛窦与中国 / 24

南京教案 / 33

历法大狱 / 38

礼仪之争 / 42

初识“西学” / 53

中国化浪潮 / 59

西学东渐的先驱 / 65

战俘使者 / 69

东正教团不务正业 / 71

新教入华 / 79

异曲同工 / 82

三 解除教禁 / 92

- 战争降临 / 92
- 拉萼尼的中国之行 / 99
- “两面人”黄恩彤 / 107
- 合演双簧 / 116
- 史式徽的“笔误” / 128
- 还堂风潮 / 132
- 诸会林立 / 138

四 天国幻梦 / 154

- “太平王”的梦境 / 154
- 拜上帝会 / 158
- “十诫”与“天条” / 172
- 文化一统 / 179
- “洋兄弟”来访 / 185
- 谁是正宗 / 193
- 师生反目 / 179
- 天国泯灭 / 202

五 副业之果 / 207

- 难童收容所 / 207
- 留学潮的源头 / 211
- 中文与英文之争 / 213
- 教育新类 / 221
- 废科举后的转机 / 235
- 合作办大学 / 240

收回教育权运动 / 247

大迁徙 / 254

未了的一笔 / 261

六 尘埃落定 / 271

孔子与耶稣 / 271

“天下第一伤心人”· / 285

“执民媚夷”的两面 / 297

民不畏死 / 305

教会抢滩入滇 / 314

非基督教运动 / 322

对应之策 / 329

自立之途 / 339

后 记 / 348

注 释 / 350

主要参考文献 / 356

① 开教之初

中国之基督教已
全亡……遍寻全境，
竟无一人可以授教
者，故急归回也。

——选自 1980 年景教
总部来华教士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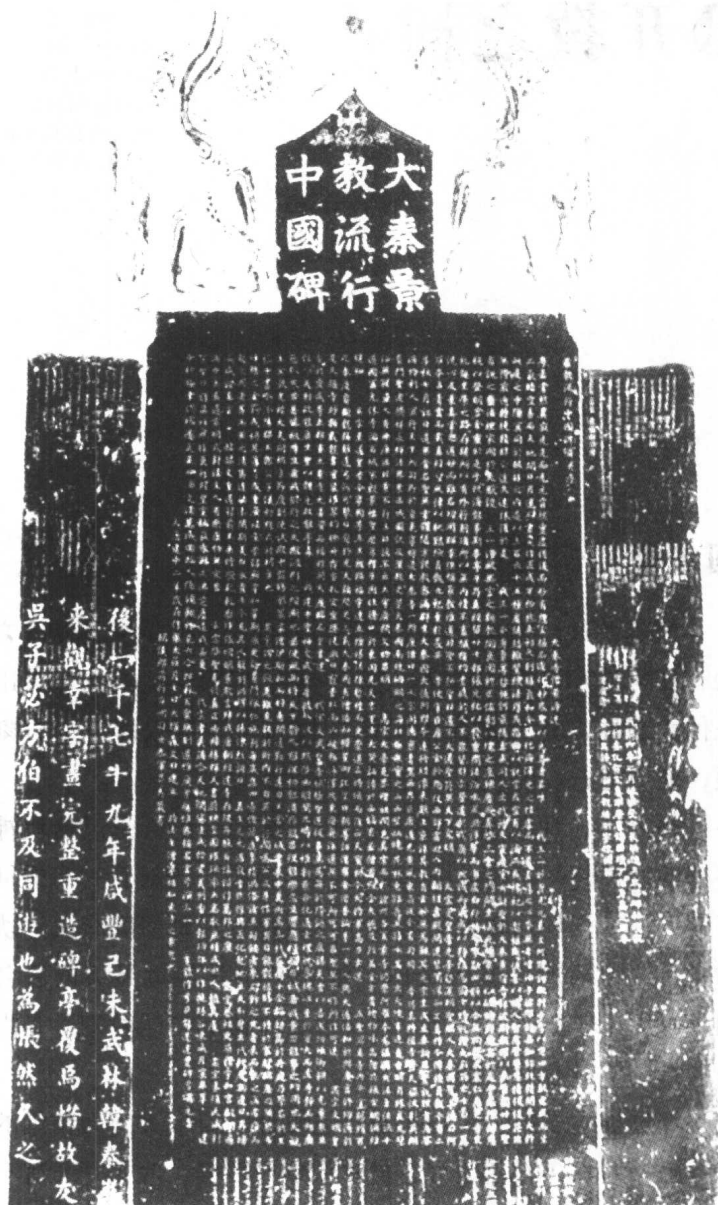
何尔谟的偷运计划



何尔谟(Fris Holm)，丹麦新闻记者，他所撰写的新闻文章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但是，在 20 世纪初年，他本人却爆出了一件大新闻。这件事同中国的一块名叫“景教碑”的石刻有关，他想把这块碑从中国的西安偷运到西方。

1900 年，何尔谟 19 岁的时候，便在上海听说过这块神秘石碑的种种传闻，为此痴恋入迷不能自拔。为对石碑有透彻的了解，他专程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尽可能详尽地研究有关这块碑的各种文献资料，又到全球各地去考察其他世界级的著名石刻，以资比较。通过鉴别，他确认，中国的“景教碑”是世界著名石刻中最有价值的。

经过长达 7 年的精心准备，他设计了一个大胆而精细的窃运石碑计划。1907 年 5 月，何尔谟到了西安，收买了石碑存放地——金胜寺——的一位 76 岁的老道士，他让老道秘密雇人



这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重刻一件仿制品，来替换真的“景教碑”。由于何尔谟的欧人模样，长期呆在中土的偏僻之地，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他转道武汉、开封等地“游历”，以等待仿制品的雕琢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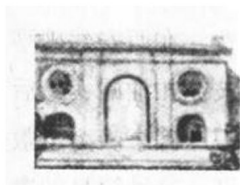
何尔谟料想此事已是万无一失，因为他视若珍宝的这块中国古碑，在当时和此前的许多有权势的中国人眼中却不值一提。古碑于明代就已出土，一直放在金胜寺的露天地里，饱受风吹、雨淋、日晒，直到1859年，也就是“景教碑”出土了234年后，才由民间的一位名叫韩泰华的人修了碑亭，但没几年，碑亭又在回民起义中被毁，“景教碑”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891年，连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北京外交使团请求清朝的总理衙门设法保护“景教碑”，并汇出100两银子作经费，在西安建碑亭。殊不知，这100两银子汇到西安时，沿途被克扣抽漏，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只剩下了5两，远不够建一座碑亭。为了敷衍外国人，当局者便在碑上盖了几块瓦片了事，这种简易的覆盖只维持了一年左右就坏了，“景教碑”重又在风雨中伫立。

也许是上天垂怜，在何尔谟设计偷换“景教碑”的时候，西安当局可能也听到了风声。何尔谟离开西安3个月后，估摸着仿制品已经雕琢完成，便重返西安。此时“景教碑”已被当局从金胜寺移到了西安城内的碑林。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宝流失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从圆明园的皇家奇珍到敦煌的经卷，从私人藏书楼的秘籍到两广总督府的档案，从名版字画到绝世孤品，外国人要么明火执杖地抢劫，要么费尽机巧地偷盗。20世纪初，国人开始关注国宝的流失，对当局形成压力，当局也有所反省，1907年10月2日，“景教碑”终得迁往碑林，总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合适的立

足之处。何尔谟偷梁换柱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何尔谟无奈，只好权且把仿制品运走，沿途也很不顺利，在开封曾遭到民众的阻拦，在海关又被扣押，亏得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才得放行。仿制石碑先运到纽约，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引起轰动。此碑最后被人买去，送给梵蒂冈天主教廷。1911年，在日本也立了一块仿制石碑。



世界石刻之王

这块何尔谟等西人梦魂萦绕的“景教碑”，于1625年在陕西西安的西郊出土，碑名题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碑呈黑色，大体完好，高4.7尺，宽3.5尺，碑的上端刻有十字架，四周围以莲花和飞云图案。乍看之下，貌不惊人，但绝对不可小视。它被列入世界四大石刻之列。另外三块鼎鼎有名的石刻是：

“罗赛塔石碑”，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的罗赛塔发现，上面同时书写着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字，学者们由此切入，利用文字比照的方法，成功地解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并推而广之，了解了古埃及历史的细微深幽与波澜壮阔。该碑不仅是辨析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而且是近人通达埃及上

古历史的一扇不可它替的门径。该碑现存大英博物馆。

“摩押碑”，1868年在死海发现，刻有34行希伯来文和摩押文，记述了公元前850年摩押王米沙对抗以色列国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是对基督教《旧约圣经》进行考证的重要文物资料。该碑现存巴黎卢浮宫。

“授时石刻”，即南美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刻”，记载了远古时期阿兹特克人对时间与宗教的认知。该碑现存墨西哥国家博物馆。

“景教碑”能与这几块“世界级”的石刻并列，其价值自可掂量出来。国外有学者甚至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这四大石刻中保存最好的，堪称“世界石刻之王”。

“景教碑”在出土之始就透着扑朔迷离的气氛。其出土细节众说纷芸，至少有如下说法流传于世。

说法一：谓严冬连续多日降雪，积雪深厚，惟有一小块地方始终不存积雪，引起众人好奇，掘开一看，发现此碑。

说法二：西安府有一官员，其幼子生时即有异相，不会行走，即会合掌礼拜，后无疾而夭折，入葬时挖土发现此碑。

说法三：工匠为挖土盖房，发现此碑。

揣度起来，后一说法虽然平实，但或可近事实。但前两种说法的传世，说明了坊间自始对“景教碑”就存有的一种神秘感。

出土的石碑上书1780个汉字，作者是叙利亚人景静(Adam)，书写人为吕秀岩，碑底和两侧还用古叙利亚文刻有70多位景教教士的姓名，多为叙利亚人。

碑文的内容石破天惊，昭示了久已泯灭不闻的基督教入华之始的情况，从而成为迄今发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传



《耶稣圣诞图》。这是在中国流传最早的基督教版画之一。

入中国的最早确证。这也便是“景教碑”举世罕匹的价值所在。

在基督教入华问题上，教会方面力图把此时间尽可能地往前推移，并有种种传说存世。

东汉说。16 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曾广泛地传播过一种说法，说耶稣 12 使徒之一的多马 (Thoms)，曾从耶路撒冷出发，经波斯和阿拉伯到印度，最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等地布道。后又回到印度南部的马拉浦 (Mylapore)，在那里被两个印度的婆罗门教徒用石头砸

死，这一年是 68 年，为东汉初年。照这种说法，至少在 68 年以前，刚刚产生不久的基督教就由享有圣品的传教士传入了中国。^①这种说法当然难以成立，实际上，多马的传教区域只到伊朗北部，并未到达印度南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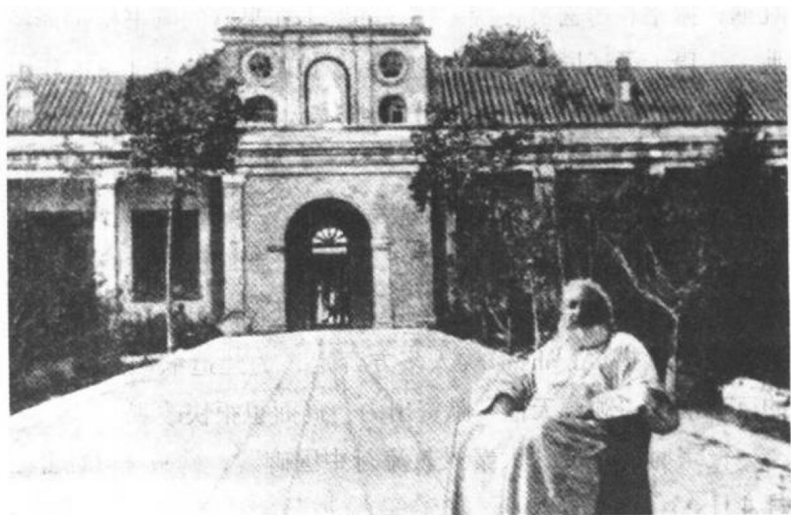
三国说。清光绪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传教士樊国梁著《燕京开教略》，以在江西卢陵发现一铁十字架上刻有“赤乌”年号，从而推演三国时关羽为基督教徒。此说当然更是荒谬。十字架决非基督教所独有的标识，“赤乌”又为吴国年号，怎么会牵扯到蜀国大将关羽那儿。另有 3 世纪阿诺皮乌斯

(Arnobius)撰文曾提到是时基督教曾在“丝国人”(中国人)中传播。但此事不见中国方面的记述,难以确认。

南北朝说。东正教方面也有人声称,411~415年的时候,东正教已传入中国,并把印度和中国划为一个大教区。此说同样缺乏中国史籍的印证。希腊古史家赛福勒斯(Seopharnes)说,在6世纪的时候,西方渴望获得中国的丝绸,当时丝绸在西方甚至一度等同于同等重量的黄金价值,



又一类型的《耶稣圣诞图》。耶稣诞辰每每被作为纪元的开端和基督教肇始的标志。



樊国梁(1837~1905年),法国来华天主教传教士,长期担任北京北堂的主教。